

周末由村里开车回武汉,我准备走溧河堤试试。天刚蒙蒙亮,出村小学看到东边大别山群峰上,鱼肚白天色里绽放霞光。

河堤上开车的体验的确好,可仰观蓝天白云,俯瞰河流平原,天空清澈,洒满朝晖,平原上菜蔬、稻秧、草藤交缠在一起,村庄星罗棋布,村庄中的树木房屋、鸡鸭鹅犬,都历历在目,荒野、田园色、村庄味,各不相同。小心翼翼地开车,好像是与牛羊、飞鸟一起在巡视与周游云梦泽家乡。

我右手下的溧水,有西北与东北两个来源,西北是桐柏山的应山河,东北则是大别山的大悟河,两河交汇在孝昌县,始称溧水,南流到孝感市,是其中游。溧水上游形成的城市是大悟、广水(应山)与孝昌,孝昌县治在从前花园镇,临水的公园与步道,的确建设得像花园似的,我常去散步,觉得群山中的这三个小城好像三枚领扣,将大别山与桐柏山连接在一起。溧水是由我们肖港镇与对岸陡岗镇流出山丘,进入江汉平原的,我们农一、农二、农三、农四诸村,实则是冲积扇小平原上,土地肥力一般,但多沙粒,透气性好,本地出产的小香葱、小红萝卜、红薯尖,都水汽十足,小巧娇嫩,汉口菜市场有名焉。“溧”是形声字,既有河水“环”绕大别山西南麓、东入长江的意思,也在模拟着它在群山中“溧溧”流动的声音,溧波、溧流、溧漾,几个古雅的词,都包含着这两层意思。

溧溧清发水

舒飞廉

堤外的村庄,比较熟的是王家岗,一位堂姐嫁到这里,小时候来看过溧水中的赛龙舟;联合村,被一段新月般的老河道环绕,草木葱茏,林阴路上有戴胜鸟;叶庙村,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所在,是石家河文化的支裔,“环云梦泽古城市群”中的一员;罗破村,我岳父出生的村子,岳母归葬在村东的一片背脊形高地上;过罗破村,即是孝感城郊的河边公园,杨柳依依,所谓“那河畔的金柳,是夕阳中的新娘”,我读高中的时候,常常由城中步行三四公里来此,今天早上,则是跑步家、骑车家与钓鱼佬的晨光天堂。过河口大桥,南行三四公里,卧龙乡卧龙龙潭,溧水与西北来的府河汇合,折向东流,始称府溧河。府河上游比溧水要长,也要阔气,它也有两个源头,一处在随州以北的桐柏山,一处在随州以南的大洪山,流出编钟惊世的古曾国地,进入安陆市,再流入云梦县,睡虎地秦简出焉,出云梦县二十多公里,来会溧水。随州、安陆、云梦都是随枣走廊上的名城,随州城南,有欧阳修的故家,他在这里由四岁长到二十二岁;在安陆城外的府河公园闲逛,则可以远眺十公里外的白兆山,像一头虎鲸跃起绿野,李白就隐在彼近十年,与妻子许氏生养了平阳与伯禽两个孩子;云梦县府河边当日秦营中,秦吏喜曾给家人写信。府河又称溧水,“溧”发音同云梦的“云”。《左传》里又称溧水作“清发水”,吴楚两国交战于此,不知道后来李白写“中间小谢又清发”时,联想到曾在家门前流逝的“清发水”没有。

过卧龙潭,八埠口,有麻糖工业园,据说正宗的孝感麻糖,城隍潭第一,八埠口第二,它们承包了我们童年的甜;白龙村,鲢鱼地堰,毛陈镇的八一大桥,河下草滩曾是开公大会的地方,现在已是草长莺飞,牛羊出没;封河坝堰,北进村,向北是明镜般镶嵌在绿野中的野猪湖与王母湖。北进村在孝感县志上有名,所谓“孝感八景”中的“北泾渔歌”“董暮春云”“程台夜月”都在附近,可见当日河运时代,这一处汪洋大水中的集市与渡口,帆船成阵,客商云集,行李之共往来。程台的“程”,是指北宋程颢程颐兄弟,他们出生在隔壁黄陂县,而祖母即是闵集人,据说程台是他们总角读书之处。程氏晚辈中,到明代又有程学颜、程学博两兄弟,王阳明的数传弟子,何心隐是他们的挚友,三人归葬在北泾村以北的红褐壤高地,程学博后人中,又有程正揆,为清初大画家。去年孝感重修文昌阁,征联,我写的联语是:“颍川风华两仙人,云梦烟波两仙人。”五程子即上述五位学者文艺人,一是传说中下凡来助董永行孝的七仙女。



风吹稻浪(油画)沈雪江

过卧龙潭,八埠口,有麻糖工业园,据说正宗的孝感麻糖,城隍潭第一,八埠口第二,它们承包了我们童年的甜;白龙村,鲢鱼地堰,毛陈镇的八一大桥,河下草滩曾是开公大会的地方,现在已是草长莺飞,牛羊出没;封河坝堰,北进村,向北是明镜般镶嵌在绿野中的野猪湖与王母湖。北进村在孝感县志上有名,所谓“孝感八景”中的“北泾渔歌”“董暮春云”“程台夜月”都在附近,可见当日河运时代,这一处汪洋大水中的集市与渡口,帆船成阵,客商云集,行李之共往来。程台的“程”,是指北宋程颢程颐兄弟,他们出生在隔壁黄陂县,而祖母即是闵集人,据说程台是他们总角读书之处。程氏晚辈中,到明代又有程学颜、程学博两兄弟,王阳明的数传弟子,何心隐是他们的挚友,三人归葬在北泾村以北的红褐壤高地,程学博后人中,又有程正揆,为清初大画家。去年孝感重修文昌阁,征联,我写的联语是:“颍川风华两仙人,云梦烟波两仙人。”五程子即上述五位学者文艺人,一是传说中下凡来助董永行孝的七仙女。

国年路上,有一栋两层楼房,棕瓦灰墙、质朴简单,它就是复旦工会俱乐部建筑。复旦工会成立于1950年春,第一任主席是靳以先生。靳以是著名作家,时任中文系教授,他曾连任两届校工会主席。工会俱乐部原设在复旦燕园小红楼,1957年初在国年路建成了新楼,据说其原址是金元钱庄。

新落成的工会俱乐部底楼,设有一个多功能厅,人称“工会礼堂”。工会礼堂可同时容纳几十人乃至上百人活动,典雅端庄。那时,复旦没有中型会议厅,各类座谈会、报告会和学术讨论会等,就都在这里举行。因此,工会礼堂虽貌不惊人,却见证过大场面、定格过旧时光,也记录了师生们的开怀笑声。

例如,有一年新春,学校教师团拜会就在工会礼堂举行。会上,名教授们济济一堂。苏步青副校长一时兴起,讲了一个著名出句(上联):“陈望道、卢于道,头头是道。”请大家以座中教授的名字对句(下联)。陈望道是校长,卢于道是生物系教授,早已名扬四海。如何对句呢?大家一时为难。这时,只见哲学系教授严北溟先生缓缓起身,朗声对道:“张孟闻、曹亨闻,默默无闻。”张孟闻是生物系教授,曹亨闻是新闻系教授,也是赫赫有名。严先生说罢,对张、曹两位教授连连拱手:“二位实际上也鼎鼎大名,为对苏老上联,暂时委屈了!”一时间,工会礼堂里笑声四起。

1959年春,郭沫若先生写了《替曹操翻

案》一文,为曹操翻案,称历史上关于曹操杀人过多(如“多所残戮”“鸡犬亦尽”“百姓皆歼”等)的记载,未必可信。对此,谭其骧先生颇不以为然。有一次,谭先生在工会礼堂作《论曹操》的学术演讲,对郭老论点提出异议:“《吴书》《魏志》等史料记载曹操大量杀人还是可信的,郭老予以否定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。”在谈及曹操两次攻打徐州、杀人无数的史料时,谭先生说:“固然,‘多所残戮’‘鸡犬亦尽’之类的记载是形容词,难免夸大。”他话锋一转:“就拿‘鸡犬亦尽’来说,总不会在一场大战后,打扫战场时,有人突然惊叫一声:‘哟,这里还有一只鸡呢,’谭先生话音刚落,全场哄堂大笑。

我在复旦读书时,也曾亲历过工会礼堂里的两次笑声。一次是在1980年6月24日。那天下午,美籍华裔作家于梨华来到工会礼堂,做有关美国大学生活的讲演。我在当天日记里这样记道:“于女士的开场白便是:请诸位青年朋友不要把我当作外宾来对待,而把我当作祖国的女儿嫁出去多年而回娘家的人,或者把我当作你们的阿姨……”当天陪同于梨华来访的,是著名作家茹志

鹃。在这之前,茹志鹃的小说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曾在社会上引起轰动。当主持人介绍到她时,礼堂里响起了长时间的热列掌声。掌声一停,于梨华笑道:“你们对茹女士的欢迎鼓掌,不使我有点妒忌。”顿时,全场欢笑,掌声再起。

另一次是1982年6月1日。那一天,“祝贺周谷城教授执教六十周年报告会”在工会礼堂举行。出席报告会的,有周谷城先生,有校党委书记盛华先生和系主任谭其骧先生等,还有来自校内外的嘉宾和师生。会上,有关领导致祝词,张荫桐先生作为教师代表发言,我作为学生代表也发了言……这些致辞和发言,都比较中规中矩。到了最后,盛华书记讲话,他好像没拿稿子,开口就说:“大家都叫谷城同志‘周谷老’,我看他一点儿也不‘老’——执教六十年,反倒越来越年轻了!”听他这么一说,大家哈哈大笑。我注意到,一直皱着眉头听讲的周谷老,也跟着笑了起来……

2021年,工会礼堂进行了重新修缮。修缮完成后,校工会决定为它起个响亮的名字。在征求我的意见时,我脱口而出:“靳以剧场。”从此,工会礼堂有了别名。在我看来,老建筑增添了人文历史质感,老建筑里的故事才不至于风流云散。我相信,那些年,工会礼堂里的欢声笑语,也一定会成为校史细节的溪流,永久流淌。

工会礼堂里的笑声

读史老张

我在复旦读书时,也曾亲历过工会礼堂里的两次笑声。一次是在1980年6月24日。那天下午,美籍华裔作家于梨华来到工会礼堂,做有关美国大学生活的讲演。我在当天日记里这样记道:“于女士的开场白便是:请诸位青年朋友不要把我当作外宾来对待,而把我当作祖国的女儿嫁出去多年而回娘家的人,或者把我当作你们的阿姨……”当天陪同于梨华来访的,是著名作家茹志

海南文昌的东郊椰林近30平方公里,是中国最大的椰林。骑着电驴穿梭其间,椰香夹杂着咸湿的海风扑面而来。此时的文昌温润而又静谧,颇有一种“椰树为棚,椰浆为酒”的诗意。

从湿冷的上海飞到温润的海南,尝尝美食,伴以椰影婆娑、白色沙滩、碧海蓝天,以及时不时传入耳际的涛声,是很完美的假期了。不承想,竟然还有更大的惊喜,逸龙湾与文昌卫星发射基地仅隔数公里,翌日早晨便有商发任务,这么难得的近距离观看机会自然不能错过。东郊椰林拥有20余公里的美丽海岸线,一号观礼台就位于海岸线的环岛旅游公路旁。此处与文昌航天发射场相距不过四五公里,中间隔着的海湾让视线没有任何遮挡,远处耸立的待发火箭清晰可见,火箭两边还有两个发射架,这也解开了为何发射频率如此之高的谜团——这里正在建设我国首个滨海商业航天发射场。

晨光渐亮,海风依旧温柔,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,发出有规律的声响,大自然仿佛在即将到来的发射倒计时轻声伴奏。观礼台上人影渐密,却出奇地安静。突然,远处火箭尾部爆发出耀眼光芒,轰鸣声如巨龙苏醒,穿透海风直抵耳际。大地微微震颤,火箭缓缓升起,尾焰划破天际,将晨曦染成金红。火箭越升越高,尾迹在晨空中划出一道笔直的光轨,仿佛将海天缝合在一起。人群终于沸腾,欢呼声与掌声交织。清晨七点,正是当地日出时刻,火箭携着朝霞一并升起,形成天地间最壮丽的共生现象。这一刻,自然之力与人类智慧在晨光中交汇,渺小与浩瀚彼此致意。椰林静默,海面洒满金光,发射的轰鸣渐行渐远,欢呼的人群逐渐恢复平静,但我却久久仰望天空中那道渐渐消散的白色轨迹而心绪万千。

忽然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航天史上发生的一起事故。彼时在导弹部队服役的我,从电视里目睹火箭发射失败,那一刻的坠落仿佛砸在心头,禁不住潸然泪下。当时的航天人与处于忍耐时期的军队一样,在沉默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质疑。而今天,我亲眼见证火箭如利剑般刺破苍穹,心头涌起难以言喻的震撼与自豪。而后面看到的新闻让我作为上海国企人更加兴奋和骄傲。当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,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16组卫星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。这次任务是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第82次卫星发射任务,也是工程中心成功发射涵盖通信、导航、遥感、科学、微纳等领域的第238颗卫星。

几天后的晚上,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。我早早守候在伸入大海的海上图书馆,遥望着火箭升腾的方向。火光撕裂夜幕,轰鸣在海面回荡,但瞬间便钻入云层,消失在星辰之间。浪消浪涌,如同历史的回响,带走了旧日伤痛,也沉淀下坚韧与希望。那道被海水抹平脚印,恰似一代代航天人无声的奉献,不求留下今天的履痕,只为托起明日的航迹。三十年前,有谁会想到如今火箭频繁升空,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已化作现实。而今,仰望星空已不再只是简单地远眺,更是对未来的承诺。那些曾被质疑的岁月,早已在时光中淬炼成今天的从容。

又是一个清晨。坐在椰林深处的农家小院,品味主人泡好的香茗,耳闻火箭腾空的轰鸣。曾经的风马牛不相及,却在这一刻汇成最动人的交响:柔和的海风、轰鸣的火箭、和平的阳光……共同谱写出东郊椰林最动人的晨曲。

东郊椰林的晨间交响

苏虹

新年

方希

梅关寒过尽,开定草生新。自有林中趣,谁惊岁去频。



侄子三十有八,本科毕业,身高一米七九,国企工作,尚未婚娶,也一直没有女朋友。妈妈、奶奶、外婆以及七大姑八大姨等女性长辈个个操碎了心。今天,奶奶拿来一张照片;明天,嬢嬢转来一张特写。这个小姑娘大专毕业,在银行工作,性格好;那个小姐姐本硕连读,在中学教书,有才气。侄子瞥一眼特写,摇头。也曾聊过几个,皆无疾而终。问何故,道:“一点也不主动,总是要我先跟她说话”;或“约会一次,又是吃饭又是看电影,也不知道成不成,太费钱”。三姨妈心直口快,对侄子说:“你还嫌小姑娘的长相,我看,人家配配你,绰绰有余。”侄子一口老血闷进心里,退出家族群,拉黑众姨妈众嬢嬢乃至外婆、奶奶,咬牙跺脚,指天发誓:“若要不到漂亮的老婆,我费X玉宁愿当一辈子光棍。”

说:“你是作家,文笔好,一定能说服他。”说来惭愧,我进入作家队伍20多年,写煽情文章一直非我所长。能否打动固执的侄子,无甚把握。想来想去,只有现身说法,实话实讲。硬着头皮给他写了一封信,用我的亲身经历、惨痛教训告诉侄子:选配偶,最重要的是人品和性格,还有三观是否合拍。其他如相貌身高、经济条件,都应该靠后。当年,因为挑身高,我错过了上进的青年;因为不要没房子的,错过了性格温和的男生;因为害怕两地分居,错过了最般配的大学同学……我还列举了古书上“丑妻”的故事。如战国的无盐、三国时的黄月英,黄月英嫁的是美男子诸葛亮,无盐是一代贤君齐宣王的王后。阿姨嬢嬢给你介绍的姑娘,总比无盐和黄月英好看很多吧。又举了邻居的例子。对门

的胡先生身材高挑相貌英俊,妥妥的上海老克勒。他妻子身材不高,其貌不扬,也不会打扮。几年邻居做下来,我了解到,胡太太贤惠能干,家务活样样拿得出手,胡先生被照顾得山青水绿,他们夫妇很是恩爱。信寄出去了。很多天过去,没有回音。又过了三个月,有一天,我的微信通讯录上出现了一个“好友请求”,一看,是侄子。验证通过,侄子发来一张照片,是他和那个“不够漂亮”的姑娘的合影,两人牵着手,笑得很开心。姐妹们一通气,才知道侄子也加回了她们的微信。我把他拉回了家族群。2026年春节,大家庭聚餐,侄子再也不会被轮番“轰炸”要他“抓紧”了。再过一年半载,我们这些嬢嬢都要准备一个厚厚的红包,等着参加侄子的婚礼。人工智能可以组合出最华丽的辞藻,却不能随信寄来这几枝带着山野清香、能抚平焦躁的艾条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君子好逑 贾珠桃

说:“你是作家,文笔好,一定能说服他。”说来惭愧,我进入作家队伍20多年,写煽情文章一直非我所长。能否打动固执的侄子,无甚把握。想来想去,只有现身说法,实话实讲。硬着头皮给他写了一封信,用我的亲身经历、惨痛教训告诉侄子:选配偶,最重要的是人品和性格,还有三观是否合拍。其他如相貌身高、经济条件,都应该靠后。当年,因为挑身高,我错过了上进的青年;因为不要没房子的,错过了性格温和的男生;因为害怕两地分居,错过了最般配的大学同学……我还列举了古书上“丑妻”的故事。如战国的无盐、三国时的黄月英,黄月英嫁的是美男子诸葛亮,无盐是一代贤君齐宣王的王后。阿姨嬢嬢给你介绍的姑娘,总比无盐和黄月英好看很多吧。又举了邻居的例子。对门

的胡先生身材高挑相貌英俊,妥妥的上海老克勒。他妻子身材不高,其貌不扬,也不会打扮。几年邻居做下来,我了解到,胡太太贤惠能干,家务活样样拿得出手,胡先生被照顾得山青水绿,他们夫妇很是恩爱。信寄出去了。很多天过去,没有回音。又过了三个月,有一天,我的微信通讯录上出现了一个“好友请求”,一看,是侄子。验证通过,侄子发来一张照片,是他和那个“不够漂亮”的姑娘的合影,两人牵着手,笑得很开心。姐妹们一通气,才知道侄子也加回了她们的微信。我把他拉回了家族群。2026年春节,大家庭聚餐,侄子再也不会被轮番“轰炸”要他“抓紧”了。再过一年半载,我们这些嬢嬢都要准备一个厚厚的红包,等着参加侄子的婚礼。人工智能可以组合出最华丽的辞藻,却不能随信寄来这几枝带着山野清香、能抚平焦躁的艾条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人工智能可以组合出最华丽的辞藻,却不能随信寄来这几枝带着山野清香、能抚平焦躁的艾条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飞鸿往来

责编:郭影